

# 咏梅

## 愿爱地久天长

——独家专访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



### 文体人物

“完全想不到能得这个奖。”中国女演员咏梅手捧银熊，站在舞台中央，这是两周前她以第69届柏林电影节“最佳女演员”的身份，说的第一句话。或许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，49岁，非表演科班出身，第一次出演电影的女主角，便获得如此肯定，尤其是在搭档王景春刚刚获得“最佳男演员奖”之后。开奖的那一刻，她张大嘴，双手掩面，再与前排的王小帅导演紧紧相拥。三十秒的致辞，她连说了七个“谢谢”。

新民晚报  
读者：大家好！  
愿爱地久天长！  
咏梅 2019.3.5

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

扫二维码看视频

■ 本版图片  
咏梅提供

### 记者手记

## 安静

□ 孙佳音

采访中，咏梅用“隐忍”评价丽云，几乎是毫不犹豫的。当我让她也选一个词来评价自己，她想了想说，“安静”。又停顿了一下，她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给人的感觉也是静的。但那时候，心里头并不安静，现在里里外外都是安静的。”

是的，这个曾经叫森吉德玛的女孩也桀骜过。咏梅说，自己大学学的是企业管理，毕业后在外贸公司当职员，却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工作，去了主持人许戈辉的工作室，又有电影的群演角色找来，她却说要演就演女一号。很快，倒也演上了电视剧的女一号，而后她在这个行业却演了24年的配角。

但这些配角，成就了一个好演员，也成就了一个人。

今天的咏梅坐在那里，是安静的。她的语气平缓温和，但却掷地有声，她拒绝参加真人秀，不愿意贴双眼皮贴，也不会接下那些跟自己的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角色，哪怕可以增加曝光，哪怕酬金丰厚。

她是安静的，她说自己不拍戏的时候就是过日子，“跟所有人一样，买菜做饭，过日子。”就好像，这一次拍戏前，她便过了很久这样的日子。她的微博迄今只有五万多粉丝，那时候也零星有粉丝催她多出来拍戏，她发微博回复说：“我在等待一个属于我的角色，我不急，你也别急。”

恭喜你，等到了。一个愿意等待的演员，值得拥有一个好角色。

她坐在记者面前，素雅、安静、温婉，还带着一份笃定。她谈去柏林前，闭幕式前，上台前，自己都没有准备过获奖感言：“就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感谢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。我就想以一个真实的状态上去。哪怕说10个谢谢，也很好。”

## 谢导演

“接到《地久天长》的剧本前，我已经四年没有演戏了。我想我挺幸运的。”昨天，咏梅又一次用了“幸运”这个词。上一次是获奖当晚，她在微博贴出了自己手捧银熊轻轻拭泪的照片，配词“幸运”；再上一次是那天站在台上，她激动地说，“谢谢王景春，我们两个实在太幸运了”。咏梅娓娓道来：“2013年我母亲过世，2014年父亲又走了，那份痛无法承受，我开始失控，失眠、脱发，吃得很多。后来开始做瑜伽，慢慢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，但三

年多我没有接戏。当时王小帅导演的团队找到我，发短信问我：‘是否有空看一部剧本？’因为喜欢也了解王小帅导演，咏梅答应了。很快，剧本闪送到她家，吃过午饭，她枕着阳光翻开剧本，却哭成了一个泪人。“太悲伤，太难过了。”

三个小时电影，很难一言道尽故事。一方面，影片跨度很大，这一场漫长的告别，涵盖了中国近三十年的社会变迁；另一方面，电影本身是打乱叙事结构的，剪辑风格又相当凌厉，但当观众把所有线索逐渐拼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人物所历经的疼痛是延绵的，会剧烈地拉扯你。“这对夫妻的命运，那种漂泊、失去和孤独的感觉，太打动我了。”哭够了，合上剧本，咏梅给导演团队发了一个短信，说“非常希望出演”。



## 谢自己

最后额外的一个感谢，送给咏梅自己。

感谢她觉得状态不好便不会勉强接戏。四年空窗期对一个女演员来说并不算短，但她却说来平静从容，哪怕殊荣在握，聊起未来，咏梅也坦言还没有新的拍摄计划。其实圈里人都知道她的电话永远呼叫转移，“我不是彻底关机，你想找我可以发微信。但主动权在我这儿，想回就回，不想回就不回。15年了，我没接过电话，但也没错过什么。”这份从容尤其难得。

感谢她认真对待表演和创作，她说拍摄之前，自己与一位与电影角色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有过七个小时的谈话，去摸索人物的内心；她说每一次特效（老年）化妆都好几个小时，定妆甚至花了八个小时，“胶水很不舒服，但没关系，它可以帮我很好地进入暮年”；她说自己甚至替丽云想过了最坏的结局：“如果失去儿子和养子，又在异乡，丈夫再抛下她，那丽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”于是，影片中当丽云察觉丈夫可能的出轨，比隐忍更隐忍的处理方式，直叫人心疼。

要感谢她从小热爱文艺。“父亲热爱音乐，小时候家里老放唱片，民乐、古典乐，还有俄罗斯歌曲。”于是，咏梅喜欢唱歌更喜欢听歌，大学时候开始听摇滚，“最初是崔健、唐朝，后来才是黑豹。一次有人告诉我，黑豹的音乐录像在找女主角，我就去拍了《Don't break my heart》的MV。长城脚下、十三陵、摩托车，我都记得。”那一年咏梅21岁，这是她与表演最初的缘分，这让她认识了栾树，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，那个黑豹乐队的前主唱。

《地久天长》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家庭的故事，咏梅说她理解的家庭，就是一个有爱的地方。

## 谢角色

“放下剧本，女主角‘丽云’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，好像她已经活生生在那里了。”电影里，王丽云并没有特别多的近景和特写，她从青年到壮年到暮年，从失去生育能力，到失去亲生儿子，再到“失去”家乡和养子，内心所承受的疼和痛，几乎都没有被镜头精准地捕捉、放大、定格，可以说是刻意被导演忽略了。镜头外，咏梅说她从来都知道王小帅这样拍，说如果一定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丽云，她会选择“隐忍”，她是这样理解的，也是这样处理的。

第一次读剧本时，咏梅就好几次卡在同一场戏，哽咽地读不下去，“那是写夫妻两人失去孩子后，准备离开

家乡，我觉得太悲伤了。一方面他们需要忘却，我能够体会有家不能回的飘零感；另一方面，他们其实是出于善意离开，让别人更轻松活着。这是更让我难受的地方。”三个多月的拍摄，还有一场戏让她哭得稀里哗啦，“就是失去儿子后，回到家里，导演希望我收着演，但我太难过了，完全没办法控制我的悲伤，有点失控了。”咏梅说“丽云”和“耀军”就是一对用爱来填满所有苦难的中国夫妻，而她和王景春能够得奖，就是因为他们演出了这对中国夫妻的善良和隐忍，“我想这是民族性的，中国人的情感就是节制的、含蓄的、隐忍的，但也是深沉的，我想我们酣畅淋漓地演了出来。”

## 谢搭档

对于搭档王景春，咏梅毫不讳言：“我们的默契是一拍即合，不存在磨合的过程。”这两个年纪相仿、表演风格相近的并不知名的演员，生日只隔了一天。她也不吝啬对他的赞美：“以前知道他是个好演员，但不知道那么好。尤其是首映时，有好几场不是跟我的对手戏，我都想为景春鼓掌，处理得太细腻太棒了。”表达始终克制的咏梅，非常难得地用了“太”，而且是两次。

咏梅告诉记者，拍摄前，他们不会探讨各自对角色的理解，因为对对方都有足够的信心；但关了镜头，甚

至时隔好几天，王景春还会就某一场戏的拿捏再跟她回味一番，足见两人对表演的赤诚和欢喜。咏梅说：“拍了三个多月，从内蒙古到福建，再回到包头，每一天都很开心。那段时光是幸福的，难忘的。”

得奖后很快她就从激动和惊喜中平静，把刻着电影片名、“咏梅”和“最佳女演员”的那尊银熊带回了家，摆在了一进门就可以看到的书房。“我听说有年轻女演员得了奖，把奖杯包起来收好，觉得那是个标杆，会造成压力。我没有焦虑，也没有困扰，就是觉得很高兴。”